

总顾问： 症弦
顾问： 林楠 沈家庄 微言 程宗慧
主编： 冯玉
副主编： 陈良 刘明孚 靖莲英
编委： 林丽萍 周保柱

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 联合主办
加拿大大华笔会

搜寻旧情人

文 / 吴玲瑶

“知道她过得不好，我就安心了，知道她胖了不少，我更放心。”一位朋友上网搜寻以前女朋友的信息时，说了这样的话，大伙骂他不该有这样的心态？无缘在一起，也要互相祝福，生活怀抱着仇恨怨怼多不开心。他解释说当初分手时，撕心裂肺颓丧了好些年，当年那道长长的感情伤口无法愈合，重新振作最大的动力是要证明对方没有选择他，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如今他还坚持自己是对的，有人试着劝他：“不对的人离开你，是帮你遇到更对的人呢！换个角度想，你要谢谢那些辜负你、伤害你的人。”他没法听进去这样的逆耳忠言。

许多人之所以会搜寻旧情人，是基于好奇心，想知道对方的近况，也有想证明彼此曾经付出的爱一直被珍惜，没有糟蹋、没有更大的悔恨。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愿意自己被搜寻到，或找到久未谋面的旧情人可以叙旧做朋友，还是捉拿自己的落跑情人？其实即使网络这样发达，有它的渗透性与无穷尽，但还是有不能满足的时候。一个女士说她搜寻前男友的结果很失望，不相信以前在学校相当杰出风光的人才，毕业出国三十年之后，一直在小城守着一份小职务，谷歌上竟然只有两条他的信息，其它同名的不是他。从功利的角度看，是不是因此该庆幸还好没嫁他，在比人气的社会里，这么没有知名度不就代表没有甚么成就？算是输的局面？

年轻辛苦的奋斗告一段落，对未来的幻想少了，而对过去那些未曾实现的憾恨，却无声无息滋长的到处都是。另一位先生在太太癌症过世后，怀着尚未消失的梦幻，上网找初恋情人，希望重续前缘，倒是有传奇般的圆满结局。

“尘缘似浮云，聚散不由人”，旧情人是个难缠的课题，不论曾经选择、曾经放弃，不是每次感情都能天荒地老，分手在爱情里扮演很重要的戏份。有人宁愿相信得不到的爱总是最好，即使曾经有不愉快，也和泪水时光一起融化，连惆怅也有几许诗意，把那段人生奇遇，成为生命中最美丽的一页。

有一位先生说他非去参加大专校联会的晚会不可，因为受不了太太一直说她的老情人，越说越夸张，在她的想象中越来越完美，每次夫妻吵架时就搬出来，说当初应该嫁给那个人。所以他一定要去看看，太太口中那个接近完美的人现在如何了。果然不出他所料，看到的是一个皮垮肚凸顶上稀疏，发型如地方支持中央，肚子像戴着三个救生圈，气质俗气成就平平，不由得同情起太太，多年想象的形像破灭，相见不如怀念。

如同收藏宝贝或首饰一样，有些人把旧情人深藏在记忆的黑匣子里。在很多经意或不经意的時候，会重新跃进脑海中，带来一片伤感的天空和云彩。每个恋人就像一首熟悉的歌曲，人走了，茶凉了，可记忆还在绕梁三生，每个曾经拥有过的恋人都是那么不同，在不同的情人那里，自己也就变幻成了不同的角色，有过几次恋情就相当于活过几次，人就是这样感情用事，在心底最隐密的角落让旧情占据着最奇特的位置，无可取代。一个爱过的人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变老，不会变心。每当在现实的感情生活中遇到不顺利的时候，都会想念那些旧情人。

早前的年代有兵变和出国的变量，好好的男女朋友因为一个当兵去了，或出国经不起远距离考验的恋情——上演，你爱过谁，谁又爱过你，相遇、相识、相爱、相别离都刻骨铭心，经历那些美丽与哀愁的故事，少女少女的心曾经如此狂热，怎么最终舍弃，如今根本就断了联系？多少午夜梦回时，回想那段情，依旧怦然心动，心湖如被吹皱了一池春水，异想着未来有一天怎样的邂逅重逢场景，也不免担心，旧情复燃所产生的炽热，会不会把现有平静的日子烫伤？

但据说旧情人这玩意，总是在最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有位朋友说她拿着垃圾袋出去倒的时候，干燥散乱的发丝、邋遢的T恤和素颜的脸，在最不称头的时刻，一位她年轻时最心仪的男友竟然在此时出现，撞个正着，遇到老情人的戏码，还真是经常在上演。



当然也有看得开的人，认为旧情人只是熟悉的陌生人，“找他干嘛？没一脚踹死他就要偷笑了。”是另一种态度，不解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得了失心疯？为他要死要活的。人生海海，一时的情爱，就算当时再生死相许惊涛骇浪，时光流逝，走

掉的不只是回忆，还有自己当时的那份冲劲与坚持，物换星移后再回头看，都只是一回机遇，一切都成为过去，春去秋来又一年，再见时却已沧海桑田，安慰自己说有些恋人，只是路过时的风景。要感谢那段逝去的爱情，可以看成曾是一块砖，它能引出对自己现今玉一般生活的重新审视和珍惜。

“我的天哪，你怎么变得这么肿啊！”听过一位女士瞒着先生和老情人见面，对方冒出这样的第一句话是取笑她变型的身材，她当然也不甘示弱地回过去：“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回忆之所以美好，就因为它已经过去，不再能够伤害我们。让它们变成现在，就又重新成为了一把利剑。曾经的窈窕、曾经的潇洒，种种美丽印象，都可能在查询计算机或见面瞬间，彻底溃散，二度缘份已尽，以往再多的思念顿时化成了笑柄。

也许有些人事物，记忆里的存盘，永远比库存网页更美好。



作者简介

吴玲瑶，西洋文学硕士，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第十届会长。文笔以机智幽默见长，在世界日报和星岛日报长期有专栏，影响深广，被誉为研究这一代留美学生历史，其作品是不可或缺的资料。在世界各地“笑里藏道”的幽默演讲受到热烈追捧，带给人快乐与正能量。著有《女人的幽默》、《比佛利传奇》、《笑里藏道》等五十六本书。曾获海外华文著述首奖，《美国孩子中国娘》上美国中文畅销排行榜第一名，《明天会更老》曾在网上被狂转载上亿条。

同学会

文 / 梁娜

由于上一次在美举办的大型同学会上有两位同学缺席，M先生深感遗憾一直耿耿于怀。经过一段时间在脸书上的寻寻觅觅，终于联系到了两位阔别了半个世纪的老同学T先生和J先生。三人商议后决定在美国西雅图市见面，为什么是西雅图呢？因T先生碰巧周末要来西雅图探亲，而J先生本人与太太就住在西雅图，M先生虽住在加拿大温哥华地区，但距西雅图也就二百多公里，开车过去不是难事。

清晨九点半我们就出发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美加边境。美国海关出奇的清静，等候时间一分钟，前面只有一辆车，过关一分钟，快得令人难以置信。这还是那个曾经排队等过关的美国海关吗？过了关我还在回头看。

来过西雅图N多次了，从未见过西雅图有如此的安静。街上行人不多，但公路两旁却停满了车。转悠了近半个小时，也没能找到一个停车位，为了不迟到不得不忍痛花十四元一小时的高价将车停在了一个私人停车场。会面的地点选在西雅图的旅游热点，码头海边摩天轮下的一个十分有名的海鲜餐馆。



前来一起用餐的除了三位老同学外，还有T先生在西雅图的两个女儿和妹妹及其家人。十八个人围坐在一张拼成的长桌子旁，隔着明亮的落地窗面向大海，看着宽敞的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来来回回穿梭的船只，以及兜兜转转的摩天轮缓缓的在空中划过的一道道美丽的弧线，一时间我竟忘了来这干嘛的了。

当这三位离别五十年的老同学在餐馆相会时，三个人几乎没有犹豫半分就分别认出了对方，热情的握手拥抱在一起，令人动容！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旧时照片，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少年，弹指间变得满头霜染，皱纹纵横，一脸沧桑的老人家了。但天生乐观耍酷的老美似乎没有那么多的感叹岁月飞逝催人老的伤感，而是互相用对方的老态，和走了形的身材来打趣和调侃，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高大肥胖的某报退休主编T先生，来自千里之外的爱得荷州。一脸幸福骄傲的给大家介绍他家人的每一个成员，包括他的妹妹全家：两个女儿，女婿和两个头发染得蓝蓝绿绿像孔雀毛似的胖男孩外孙，以及口含着奶嘴儿的一岁多的外孙女小丫。介绍后，这两位老人与T的家人寒暄还有些吃力地弯下腰，郑重其事与这些孙子辈的小孩子们一一握手，还询问他们的名字。他们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态度，让我感动。

身材瘦削的美国退休海军人官J先生和退休教师的太太住在西雅图，紧挨着市中心医院。听惯了每日频繁又凄厉的救护车在门口呼啸而过，还说是听到那种声音觉得很受保护，心里觉得很踏实，听不见反觉得不心安了。J先生十分淡定的告诉大家他身患了好几种癌症，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些让人闻之色变的治疗。他那淡定平静的样子好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他温柔的太太在一旁安静地听着，脸上似乎没有半点悲戚的神情。如此坦然地面对生死，令人肃然起敬。

这家餐厅由于地点好，名气大，要价真不低，加之还要收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小费，因为我们是团体就餐。开始点菜了，明明这是海鲜餐馆，但T先生的家人、年轻的美国人还是无可救药地要点什么巨无霸汉堡，薯条和加冰可乐等快餐。M先生和我总算点了点海鲜，算是应了个景。T先生点的是几乎是生的大块牛排和啤酒，J先生也要效仿，被其太太劝阻了，改成了半熟的。J先生笑着说：“我活一天，就要过有质量的一天，不是说要活在当下吗？”听得我红了眼眶。

整个吃饭过程中，三位老同学都在边吃边叙旧，半个世纪过去了，但童年、青少年的陈年往事还记得门儿清。还互相揭发各自做过的糗事，蠢事，笑得前仰后合（当然只有他们三个人心领神会）。T先生的家人们风卷残云似的吃完了午饭，便迫不及待地各自摸出了手机，开始进入了“无人世界。”两个胖外孙在手机上玩着他们的游戏，他们的手指在屏幕上飞快的跳动着，忙得不亦乐乎，还不时发出一阵阵旁若无人地笑声。我低声地与J太太交谈着，一点都不介意这些老先生在聊什么和要聊多久！虽说是一张长桌，十八个人自然分为三四个小组，各忙各的，互不干扰。这种美式的自由自在不拘一格的同学会我还是第一次参加，真是长见识了。

结账了，T先生的家人和J太太告诉服务员要Go Dutch！让拿出分别的账单。AA制在西方很普遍，一点也不奇怪。但令我惊讶的是，T先生的妹妹和两个女儿并没有要给千里前来探亲的哥哥、父亲付账的意思，而T先生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倒是M先生见此状，反应极快的对服务员说：“T先生的账单我付！”他的家人听后并没有觉得有半点难为情的样子，T先生也痛快地欣然接受，没有半点推让，只是一句谢谢而已。我悄悄对M先生竖起大拇指，夸道“仗义！”

由此可见，中西方在请客吃饭方式上有多么的不同，这是因为不同的文化所致。中国人大家庭聚会，若有长辈在，有能力的晚辈是会争先恐后的抢付账单的，尤其是长辈远道而来探望晚辈，为他付钱是天经地义的。中国的同学会也是如此，大家平摊的也是有的，但经济条件好的同学还会为大家买单的。中国人是好客的，“面子”是不能丢的，这对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

而一些西方人，似乎没有什么“面子”困扰的问题。亲归亲，钱归钱，两清！他们通过AA制，体现出他们彼此的独立性和互相尊重。谁是谁非，谁好谁不好，似乎没有什么评判标准，这完全取决于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还是入乡随俗或者看各人意愿行事吧！



作者简介

梁娜，出国前，在一个国家研究院工作了多年。来加后先后担任蒙特索利幼教老师和列市学校局中文学校老师工作。喜欢旅游和写作，近几年来写了一些散文和游记作品在报纸和网刊上发表。现任加华笔会副会长和《加华文苑》责任编辑。

不，二锅头，二锅头

文 / 习军



一个圣诞老人造型的小布偶，戴着红色圣诞帽，大大的肉鼻子，大白胡子。圆眼镜后面的眼睛笑得眯成了缝。我拿起看着，不由自主地对着他笑了，然后把它放回了货架。

巧克力、火鸡、圣诞花……门口处还有一棵高大的圣诞树。树上的饰灯一闪一闪地亮着，圣诞音乐轻轻地回响在空气中。

从商场出来，外面阳光明媚。今天太阳终于出来了。“先不回家？转转？”我跟太太说。太太当然赞成。

前面是一家酒店。真的是“酒店”，是卖酒的店。在温哥华酒都是在卖酒的店里卖的。

艺术家们的手艺真是好。这家酒店的外橱窗玻璃的四个边，看上去就像从里面蒙上了一层薄霜，我知道那薄霜是画上去的。玻璃上还写着大大的美术字 It's cold in here，意思是“这里面很冷”。配合着玻璃上的薄霜，真的让人感觉着那里面很冷。其实冬天酒店里面一点儿都不冷，很暖和。它一说“冷”，你就会觉得那里面的酒很香，很好喝。

“进去看看？”我跟老伴儿说。我喜欢喝红酒、威士忌，但是现在不喝了。一滴都不喝了。“进去看看，享受一下里面节日的气氛。”

一排一排的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酒。我曾经在一个角落里看见过中国酒，有竹叶青、五粮液、茅台。啤酒柜里还有青岛啤酒。

我拿了酒去收银台结账时，有时候会跟人家开玩笑。我会拿出驾照给人家看：“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够岁数了。”我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

跟人家说。人家会跟我哈哈一笑。收银台上出示着警示语：“向 19 岁以下人士卖酒违法。我们有权要求顾客出示身份证。”

一位老人走了进来。老人戴着毛线帽，穿着的大棉衣长过了膝盖，略微驼着背。他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虽然他带着口罩，但我还是能看出来那是一位华人。老人走得很慢，他向四下里看看，好像很茫然，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他的身边正好是客户服务台。那客户服务台设计成了一个大桌子的样式，桌子后面坐着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顾客这边也有一把椅子，客人坐下来是可以跟客服交谈的。我估计，交谈当中也许是可以品酒的吧。

老人的头转向了服务台。西装革履的客服抬眼看到了老先生。“Yes？”这个 yes 在这个语境中就相当于“有什么事我可以帮您吗？”“二锅头，”老人颤颤巍巍地说。

我就在旁边，我听得清楚他说的是“二锅头”。可我仍然听得出来，老人家说话是那种含糊不清的。但是无论清楚还是不清楚，里面那位先生是听不懂的，老人说的是中文嘛。

那客服又问了一遍，老先生又说了一遍。鸡同鸭讲，谁也听不懂谁的话。

我走过去，问老先生：“您想要买什么啊？要买二锅头啊？”

老先生重复着：“——二锅头——二锅头——。”这时我看清了老人的眼睛。从他的眼睛里我判断，老人有些不太正常。他也许有些糊涂？

我扶着老人在椅子上坐了下来。然后，我转向里面的那位先生告诉他，我觉得这位先生有问题，他也许是一位失智老人。那位客服有些愕然。我向他解释了一下，告诉他老先生说的是中国话，他想要买一种中国酒。

那先生好像明白了。他点点头，“好！您等着。”说完，他站起身走了。

我转向老人，继续跟他说话。我想弄明白他进来究竟是要干什么，他究竟是不是失智老人。可是无论我说什么，他只是含含糊糊地说：“二锅头——二锅头。”我确定了，这是一位失智老人。我该怎么办呢？

“啊呀！在这儿呢！”循声看去，一位老太太从大门处朝这里走来。老太太上前拉着老人家的手，望着我，“哎呀，谢谢您啊！”老太太告诉我，那老头子是她的老伴儿。刚才一没注意，老头子就走丢了。

这时我明白了，老人家真的是失智老人。但是，我更明白了，老人家失智了，但是他能辨别出来这里是能买到酒的地方。在他的脑子里，中国的二锅头是没有忘记的。也许，节日的气氛让他想起了在家乡过节的时光？让他想起了节日里一家大小聚在餐桌上，大家一起喝酒吃饭的景象？……

老太太扶着老先生站起来，打算离开了。这时客服先生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个酒瓶，两个试饮用的小纸杯。

“对不起，我们没有中国酒了。我请老先生喝一杯威士忌吧，这是非常好的威士忌。”说着他打开酒瓶，斟出两杯酒，把酒杯分别递给我和老先生。

老先生接过酒杯，看了看杯里的酒，端起杯喝了下去。喝完，咂咂嘴。“嗯，”他摇着头说：“二锅头——二锅头——。”



感怀二首

其一

花方艳日意方稠，有语绵绵梦绿洲。
一夜无由风带雨，几多香蕊在枝头。

其二

际遇长如不系舟，朝旁柳岸暮荒洲。
青山伴我长生日，花自飘扬水自流。

感秋

长檐水滴不停休，小院叶黄一寸秋。
苦觅年光何去了，苔痕斜对树梢头。

深山晚秋

水瘦山寒秋气森，夕阳一抹照空林。
方悲寥落枫红尽，清越忽闻翠鸟音。

冬雨

寒雨敲窗无已时，长沟水涨作方池。
方池水净空如镜，斜映擎天老秃枝。

七律

送老师吴聚之许家琳夫妇回桂林

飘飘一叶下长秋，听雨茅轩意转稠。
半盏清茗香味永，千篇丽字浩情留。
轻乘铁翼飞云海，闲棹阳江逐鹭鸥。
他日桂林观气象，一樽同醉绿沙洲。

七律

用北溪居士辛丑霜降听雨韵

烟雨空濛黄叶垂，苍庭无语伴秋池。
街泥潦草爬虫豸，潦水清新照秃枝。
日近昏沉车迹少，人当老迈步行迟。
一声凄厉寒鸦过，留下思乡半阙词。

七律

冬雪

寒云惨淡锁峰头，一带苍江滞不流。
雪覆扁舟空钓影，岸余衰柳伴孤鸥。
翩翩银絮催春意，翳翳夕阴绕碧楼。
怎奈封关长避疫，烟波西望漫添愁。

作者简介

陈良，福建人，现居加拿大温哥华。数学博士，易经研究者，喜爱中国哲学和传统诗词。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加拿大大华笔会副会长。加拿大都市报诗刊《菲沙流觞》主编，网络诗刊《诗梦枫桦》主编，诗刊《新诗潮》副主编，文学期刊《菲莎文萃》副主编。



陈良 诗词近作

文 / 陈良